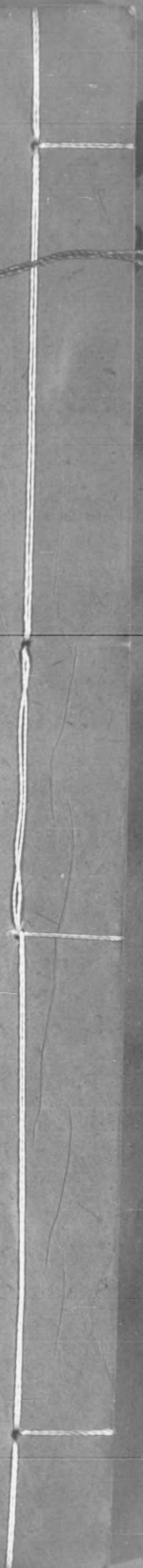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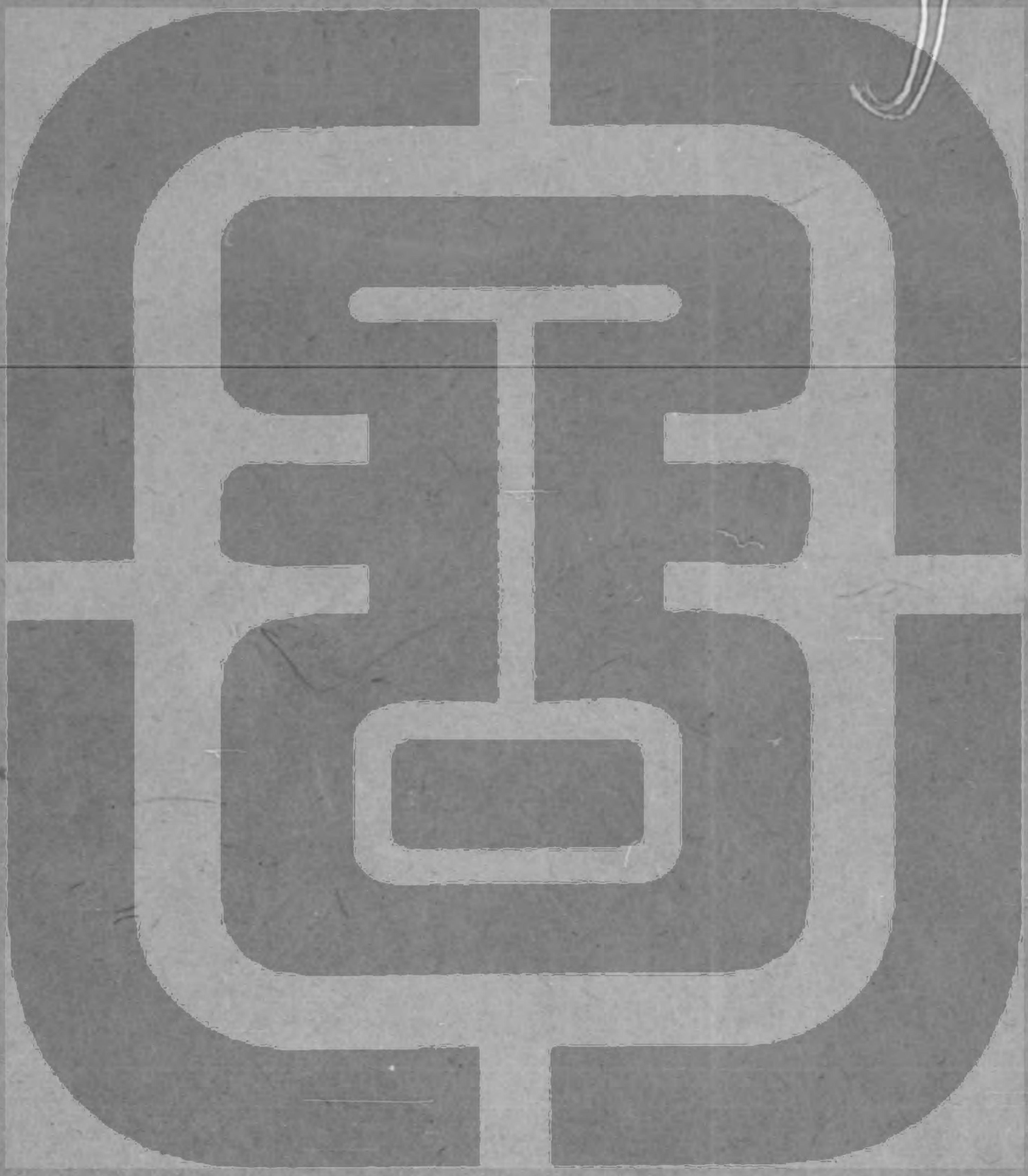


十四





山書第十八卷

大內祈穀

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帝于禁內大光明

殿行祈穀禮

責任大臣

正月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言昔稱五帝其  
臣不及然四目四聰不廢咨詢此時何時敵  
鄰一牆寇隔一帆與共患難風雨者惟賢士  
大夫而已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豈



以群策群力濟、多士公忠體國遂稱乏人  
江東不振雅談卒歲豈今日遂至此耶上聖  
原不自聖明主可與明言天下事非一家事  
獨為之則勞而罔功共為之則逸而易効所  
與偕太平定禍難者舍大臣將安賴哉乃今  
日交相推諉擔當不力小臣觀望皇上大家  
拱手熟視莫敢橫身以當天下之大難優游  
享成幸而無罪不臣輕投諸淵則已矣軍國  
大計寂然未聞亦有以尚德緩刑切告者乎

亦有以軍怨民愁上聞者乎亦有以群盜滿  
山恢復報捷盡屬欺蒙明白聲說者乎亦有  
以惜財才赦過引君寬大者乎亦有以省黷  
章疏懇力請者乎亦有以課名實行仁義致  
收補救者乎臣未見盡然也數年以來毛舉  
塞責全無把柄如淒風苦雨中操不繫之舟  
莫識所屆所藉篙師柁工何為者耶詩稱淇  
則有岸隄則有畔茫無畔岸而求治不亦難  
乎原其所由任事之念不勝救過之念跋前



憂後而憂惧多左方右員而才智誠有心世  
道者亦不過入嘆于朝出嘆于室中宵而興  
當饋之起庸何益乎以祖宗積養人才何至  
今日無一可任上以情求下自不敢以虛應  
上以誠感而下自不敢以偽報唐臣陸贄有  
言舍已從人以通天下之志又言兩情九弊  
以盡上下之隱職願天光下濟勿貳勿疑天子  
責成宰相宰相責成卿大夫開誠布公共濟艱  
難職知必有心獎王室慷慨擔當者矣不則

交相推諉聽至尊獨勞于上衡石傳餐未為  
休明之盛事矧机務旁午掛一漏萬安能周  
知天下之事而徧察天下之人哉

### 慎重王言

嘉植又疏臣妾看詳章奏而見命令之關係  
大也易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詩曰訐  
謨定命遠猶辰告傳亦曰令重則君尊皆以  
明乎慎重也禮樂兵刑予奪賞罰號稱治具  
所以布之一日垂之萬年發之睿密徧之



山澤止藉命令而已言之不可行不言也行  
之不可久不行也祖宗良法美意簡而當明  
而信守之三百年不變自畿甸以迄郡國為  
是布帛菽粟無非常驚喜之事習以安焉在  
上以之為道從在下以之為法守無弊也迨  
至事變多端文法錯出日新月異迄無畫一  
考之案牘未見有一檄終三歲不變者人謂  
朝廷有簡棄舊章之意而後百姓亦有弁髦  
功令之心臣以為不盡由此也蓋是非無一

定之衡舉而措之動多窒碍者時也勢也其  
流之失在廟堂更弦調瑟先開其端施于今  
者忘其昔見其小者遺其大命意似長集事  
則短矣求功名若速課實及鈍矣立法太密  
為治轉踈矣且人與法相因為用者也朝更  
一人焉暮改一法焉人與法展轉循環而莫  
有定向適以啓瞻望遲回之心而已原其初  
之不慎不得不悔之于後然與其悔之于後  
曷若慎之于初倘游移習慣不能取信于



民一旦緩急片帑徵發委如萍梗何以使  
之此臣之所大惧也願皇上彛訓作則明徵  
定保使事有成謀人有定志如用一人也  
必當而後用行一政也必奠而後行睿算布  
置確乎不拔庶國是無築舍之訛文告無反  
汗之失道揆法守端必賴之若夫綸扉重地  
政貴有恒辭尚辭要無庸弗詢之謀：必求  
有據無聽經生之言言煩為可大念天怒  
未回民力已竭念國體當惜君德宜成布

之四方何無悔罪之文告爾多士應請消除  
之詔言而世為天下則是豈小補臣不勝愧  
倦

### 審量民情

嘉植又疏竊反覆古今興衰之數不過依乎  
民情而已我朝重熙累葉閭里晏安迄今鳥  
亂獸羆豈民之忍輕背而甘心從賊哉亦顧  
有以毆之耳蓋遼事起殿工興漸々騷動民  
方厭苦而朝廷不知止也繼而裁驛繼而加



派繼而郡縣以催科為上考司計以搜括為  
事繼而簧鼓細人流言流說以培尅為希幸  
兼以高尚威嚴訟獄繁興民不堪命欲以興  
利而適以長亂欲以齊眾而適以階厲豈不  
謬哉累歲興戎薦厲災沴邑里丘墟版圖凋  
落致海內若焦若熬怨讎盈路此生民以來  
未有之阨也世無採詩之官以什民言孰為  
明主聲懇者乎迄于今不察天下之情尚求  
一切之治錢法鈔法一時並行在朝廷為便

公私不知細民昧立法之意而但疑朝廷之  
取諸已也瞋目語難者相望于道臣等策騎  
過時竊聽巷語曰若等何為者不為百姓一  
言耶臣聞而愧焉推而計之開採一事亦決  
有害而無利決有始而無終此明知不可而  
為之者也蓋治易動之民宜待之以靜不宜  
更予以端此非迂腐不通之論也所云民情  
宜審也然民非止秉耒操鋤之民也有四民  
焉孟子言發政施仁而士農商旅總括其中



蓋秦士賤周士貴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  
主尊今薦紳惴々焉慮才不勝任偷安避禍  
惟恐皂白不分褒貶失平其有跼蹐不平莫  
知策辦者矣竊戶罷而課猶仍津梁斷而稅  
未減且不敢蠲禁而來又重慮懷鈔而徃懋  
遷無術都邑蕭條已如斯矣臣願乘此青陽  
肇布召迎天和於官民之得罪者除真正封  
疆賍賄重情外凡情可矜者不宜少開一網  
乎至行鈔開採還宜從長酌安以安商民之  
業庶民情寧謐國以永康皇上勿謂民情未  
即至是也民愁於下致天戒于上迺者災變  
叠興鳳泗尤甚民不能言而天代為告若是  
者亦足畏也足恤也臣之所為撫膺而永嘆  
也

### 諸臣罪案

十七年正月給事中光時亨疏言臣見同官  
孫承澤揭內有求皇上下罪己之詔一款此  
誠今日轉亂為治第一要務也以古帝王之



盛猶凜於四海之困窮責夫省躬之六事故  
罪已而與也勃焉三代而後惟漢詔最著蓋  
漢承秦弊事必更始故其諸所詔令迄今讀  
之猶可想見當日規模遠鴻今陛下聖明天  
縱亦何罪之與有臣以為由于有誤陛下者  
其罪實不容不論或人已往而是非宜明或  
人見存而賞罰宜當臣敢謬為縷指之孰為  
練餉之加以致民竭夫膏髓兵亂於抽募者  
乎孰為款之議以致邊臣因而懈守戰士為  
之灰心者乎孰催戰松錦以致八鎮精銳盡  
喪荒原遂貽重鎮孤注之憂斷關門犄角之  
勢者乎孰鑿挖河堤以致汴城億萬化為魚  
鱉反開冒功倖賞之門為親藩避地之始者  
乎孰謂制科可廢以致鎮帥跋扈諱卒生心  
即今武弁紛々薦文臣糾文臣救文臣仍踵  
其故智無所不至者乎孰為加等之律以致  
刑名日濫善類摧殘即今明詔煌々議清獄  
議停刑議貫罪猶碎難挽回恩膏未遍者乎



此輩奸深啓釁苛刻相因附其熱者有立燃  
之死灰遂其螫者無不投之穿陷甚至尤而  
效之使風憲大臣傳殺人媚人之衣鉢以遍  
肆蜂蠆竄伏逞案逞如鬼如蜮之伎倆以遙  
制朝權陰險足以招敵寇慘毒足以兆干戈  
結轆足以生疫癘乖悖足以致天變反覆足  
以長小人當其時或亦有小忠小信小功小  
利以互相欣動而不知其騙官市廩者巧于  
鬻封疆提線護法者善於竊威福以致財盡

民窮神怒人怨皆此日新月累之所為陛下  
試一回思十六年來誤國諸奸歷々如睹伏  
乞聖明立詢廷臣詳開姓名欽定一案大誥  
中外使曉然知禍亂所自起諸奸之罪案明  
而陛下之聖德日彰明綸所布凡深谷窮黎  
必感而泣弄兵赤子必悔而返以有唐奉天  
一詔猶能動人若彼何況英謀睿斷迥出尋常  
萬々者乎從來是非不兩立賞罰必兼舉陛  
下先行此擊奸誅亂以杜後起之僉壬旋及



予搜滯拔幽以收失志之豪傑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舉逸民而天下歸心其此之謂矣

總理畿甸

夫道亂有大勢猶有大機之所在不可失也

十七年正月總理屯務僉都御史方孔炤疏言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畿甸富強可以抗天下而制其勝今日者非貧寡之患而均安之難也故術貴變通機惟知恤生節兩端豈容緩計阜財詰戎宜先自京師始請以兵論則諸葛亮減兵省將之意為可師也兵未遽減

當練土着將未遽省當寄有司今畿甸之民差徭太繁鉗羅又密渙散化離實不忍言以臣所聞每畝約納糧一百七八十文雜差多至三四百文思避無門惟有投獻而小民之當戶差重疊而無告矣即聖恩蠲緩而催徵自如邦本若斯何能泄宜勅京兆尹順真撫按道府細察民隱盡除一切雜差之最苦者力甦重困大家巨室當茲患難一体均勞屏絕投獻詭寄之風賦役無私自然樂業然



後并免本戶丁徭聽其每甲訓練鄉勇一名  
大縣可得六七百人小縣可得三四百百人  
此皆戶籍可稽不同浮募妙選州縣正官廉  
惠勇幹者以當將帥之任每府則修舉衛政  
為府標臨屬縣以聯絡之文不妨兼武衛外  
不妨于京衛小縣如殘不妨併入中縣本縣  
若勁不妨併應鄰縣此所以為固守者大端  
備矣京營衛屯十有二萬內堪戰者十之二  
三耳餘為城兵隨操無益稍為調劑可積餘

糧當事既已得人免操各稍通其億衛所軍  
人既克選鋒軍改為兵軍田自在更簡舍餘  
原備三十六萬之數有充軍民二差者免其  
民差可增丁壯每三十丁抽一其餘助丁銀  
作糧大約三營與餘丁共練戰兵三萬所向  
便能更捷若此政既裕勁旅漸增此強國所自  
始也請以食論則周官遇荒弛禁和糴之意  
為可始也聖詔以頒保民興屯二書而效尚  
未彰者有其時而無其地有其地而無其人



也請自皇上躬耕籍田之典擴而充之凡上  
林草場諸禁地西北山諸禁水似可先之勞  
之利自三倍其間腴土佳泉不下數千頃宜  
勅該管衙門募屯改種三春一麥便見充盈  
如難其人則宮衛之備兵與罪人之贖作皆  
可招應而來皇上慨然為輦下先矣近臣親  
臣勇於倡義者但能備本別墾荒蕪信行賞  
格所墾之利仍歸各姓行之蕃庶穀粟自饒  
矣秋間御前四十萬為利糴本誠為至計更

宜設法招商寬其權課而後各邊會通有無  
不窘益漕已半耗後運虞阻勢如草昧創起  
艱難若復似承平之規遠望轉輸恐不能如  
願也推行畿內其效逐年而見此富國所自  
始也今光景已逼振舉在人伏望勅諭宮府  
內外一體同心各衙門冗員冗食為公樽節  
凡一切損傷民心破碎民財者盡與釐剔使  
百姓忘勞而忘死民心既得兵政自嚴昌破  
自清親上自切次第施為不外於均安和而



已矣

文武之用

又言伏見皇上惕勵憂勤于上百執事恪共  
奔走于下詔求直言錄功使過似無留良然  
用崇禎十六年之藥以治天啓七年之病而  
羣臣奉行未力者政多虛文習尚阿諛官如  
傳舍人避嫌疑故也夫君尊臣卑天澤遠懸  
然下濟上行道存交泰世維大亂定有一代  
之才足充佐理第恐違器易務奴織婢耕而

從前用人之人多藏媚嫉橫分意見不樂切  
劘是以兵機暗錯貨殖中飽守例循規多庸  
人之塗飾改絃更轍慮豪傑之跡地反嘆海  
內無人而聖主獨立於崇高也請以文臣論  
之天下之敝也時情重內而輕外忽畧親民  
之官競走清華之路如翰林院之祭酒都察  
院之督撫皆輕為外官矣至於封疆勞吏尤  
為人所鄙薄厭棄而投忌於樞要者每借封  
疆以扼塞之古人登壇推轂其重若何而今



僅供樞要之一擲也皇上深察化源不難時  
遺侍從清班出任道府然功令選賢無分內  
外時情甄別未免陰抑而陽崇恐未勸也天  
下治安惟在言路得人為其批鱗逆耳敢犯  
天顏塞為招聽厥功甚偉為其發大奸糾大  
貪以一身當衆怨之藪故徑陞四品京堂以  
此示優而猶有唯諾取容者一旦盡推藩臬  
士氣若索然亟宜特拔建言忠謹諸臣立  
賜超擢偶註誤可原者即還其官然後曉

然知明主休容之盛惟期盡忠立節內外總  
不擇官為至公也夫邊材蓄于樞曹出為邊  
道督撫進為樞貳復出歷戎行莫非若境而  
國所最重者無如疆臣故舊制九邊三年兩  
級又年終甄別零捷亦叙誠重之也今腹衷  
從未設兵之地大寇縱橫千難萬苦乃功令  
所切責臺省所糾彊監軍所齟齬法司所鍛  
煉無非疆臣而已亟宜大破常格畧迹原心  
勞逸相酬功過相準使封疆之臣樂而忘死



尚有可生之路且大小臣工耳不聞鐘鼓之  
聲目不見旌旗之色優游超逸素飡得意者  
亦彼何限乃獨于二三疆臣終日與死為鄰  
者半級一階鎗銖比挈不幸又遭奸權所中  
傷目為破甑然灰不能洗蕩于廢黜真可惜  
也天下精神俱向四衙門清華既已淪肌浹  
髓是則作養邊才定宜處以四衙一席虛左  
待之斯無不勸矣請以武臣論之夫兵興以  
來歲費二千三百萬孰為耗之武臣耗之也

貧民耕鑿胼胝折骨易子以累千萬不能當  
驃騎材官歌兒美女之尾閭燎原沸鼎寧不  
寒心抑又縱兵叛民所過一空淫<sup>掠</sup>畧毒痛尤  
逾劇賊君父深恩寸心何忍所以然者連刑  
之律雖設而不能行督撫失權節制藐如草  
芥且虛張塘報叙錄僭差官爵既隆吞舟漏  
網大帥為三軍之表率而跋扈饒雄以搖衆  
志指大於股六逆俱形文吏反為贅疣豈可  
追其激變漢有汲黯而淮南寢謀唐有崔祐



甫而李正已落胆繇於中朝有人在也宜亟  
樹社稷之臣恢宏忠義敦尚風采振勵紀綱  
澄清刑政則閭外暴戾潛消武夫之敬信自  
服所謂詔下青淄而將士投戈者此之謂也  
至於養將之道全在偏裨小部之中彼其氣  
桀不凡屈抑人下每當先鋒殺口主將當奪  
其首級以充親戚便嬖之功而監軍使者但  
昵大將之結交誰察行伍之勞績是宜時加  
獎借使之名望旁通夫人誰不好名而得名

即可以奮志凡錄叙主將必先報其部級不  
必苛其親斬則奇士之材可羅致之幕下矣  
榆林將種名家背城一戰誓不降賊就義甚  
慘祭恤宜速又亟多採其鄉人分途招其遺  
種前通甘肅寧夏諸邊及都護等奉勅密馳  
宣布祖宗蓄養之原恩重懸爵賞金帛示以  
大信結以陰符必有感動而起應者夫斤斤  
株守三晉而防河無力也招三邊聯藩族以  
復關中而後三晉乃安也雖偏聲渡河此謀



仍急抑職尤有請焉今夫營、逐、奠得一  
官一職者尋常等類而英雄豪傑非多方招  
採之則不得焉乃習氣相沿預防嫌隙為大  
臣者吐哺握髮延攬天下士猶恐惟日不足  
而吏兵二部相習閉門自鎖高標一紙于門  
曰聽選官員不許謁見此何等時也職以為  
不然夫禔躬本潔何礙周知若禮貌不交何  
繇皮相天下士之願立于朝者為其當事大  
臣愛惜人材樂善不倦故不遠千里處此珠

桂之地乃終年不見一面如隔絕異鄉按圖  
索駿而能得人材長短之數巨細之衡乎用  
人之人茫然莫辨坐此弊也宜勅府部館卿  
臺省俱以親賢忘勢為第一義外院司道府  
以下莫不皆然人人以得俊受美名薦士當  
上賞其未能品題人物夾袋空虛者即非嘉  
謨也若端揆元臣位高百僚但宜坐而聚論  
開門受謁不必枉顧車騎疲津責趾定此禮  
式而後長幼之序安或分沐以集聽或退食



以諮詢出通下情入告左右人材位置政如  
父子兄弟合而謀家然後文武之銓除必有  
不可勝用者也

### 法令之源

又言臣恭讀寶訓蘇州民有上治安策者太  
祖覽之曰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為主治國之  
道當以用賢為先致治在得人今此人首言  
法不知務矣又尚書陶凱曰整齊風俗必以  
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太祖曰教化必本

諸禮義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于近效而嚴  
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涸之也職敬絳祖宗  
所以治安蓋審孟子之言徒善徒法信道信  
度治天下猶運掌也恭遇我皇上神武在握  
乾健自強當內外交誼克秉戒憲職伏覩廷  
試策語務在得賢才之心職舉手以為執其  
要矣蓋緣承平日久各衙門奉行故事賢傑  
者不必踴躍其所長庸愚者亦得補苴其所  
短故文網牽拘操一切之法可以循理而治



今非其時也變而通之鼓之舞之有在于法  
之外者請以軍機論之祖制文官不與武官  
同罪文官以七品起家武官四品起家先賞  
之而後戰之近因多事督撫比炤守邊將帥  
之律而督撫環甲介馬嘗在武之前矣崇禎  
初年文武並論抚按並處後來專治督抚從  
前歷案文臣之死倍于武臣非謂必苛武而  
宥文也從前大臣未諳軍機第恨曰法不行  
耳於是恣弄威福專意摧殘全無長養自楊

嗣昌一出而戮捕治督抚兵備致身亦與俱  
盡悔何及乎頃者東協一案斬兩督師兩巡  
撫一總兵一叅將尾大者且飄然去故文武  
兩途權術者善脫身于空處忠實者每受挫  
于寡援所以多誤也李牧十年一戰始破匈  
奴周亞夫堅壁不救梁一戰遂滅吳楚故有  
計悞重而似逗遛亦有當殲渠而反養寇廟  
矣筭失之毫厘疆場差以千里其機在廷不  
在邊也薊州已破六日趙光抃提十三騎出



通州力保青郡忠義未暢棄同腐鼠夫十年  
生聚十年教訓自古已然倘氣候未到勢力  
未齊選材而使不竟厥用錦松一催潼關再  
催其機如此英哲所嘆今日者邊將如吳三  
桂唐通等當忌所以保護之矣職前條議軍  
制不宜多官者細柳之言曰軍中但聞將軍  
令不聞天子詔漢帝按轡徐行勞軍者重其  
事權也年來武功不效病在官多而兵少既  
設一巡撫又設一總理總督已多矣又設一

監軍御史又設一察辦或又設一內使又設  
一閣部每差一官必多一官之恭題每行一  
事必多一事之意見人人自以為大將事  
爭以為奇謀重臣既在行間武將必分兵以  
相衛耳目混淆愛憎互起彼已挑激大小驕  
諂甲功乙罪此掩彼攻所謂丈人貞吉師中  
錫命者亂矣安得精神相貫謀智相資督撫  
輕搖不能制部伍之命故易債耳宜定專方  
之寄罷交攝之官使軍中號令出自一大臣



如臂使指如婦承夫內無中制外無榜撓此  
軍機之所在也請以人情論之歐陽修曰舜  
有二臣為一朋友武有十亂為一朋友師  
藹道德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五倫天性  
所當然也今士夫各顧身家每見朝廷大處  
分偶有太甚視為路人夫申救之路斷則朋  
友之道絕而君臣之義傷矣自史可法申救  
吳姓而外搗椒者寂然則書生祝淵之訟劉  
宗周亦渺矣然而天有雷霆之威豈輕施于

蝼蟻耶漢<sup>陳</sup>豨反代趙地多失所司捕郡縣吏  
縛之高帝問曰若輩反乎對曰非也力不足  
耳盡赦之不難以四千戶慰趙子弟是乃中  
乎機合乎情也今臣下進而趨朝退而泣室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饑餓不能出門  
戶者比之然矣不幸戴罪幽繫囹圄之中籠  
鳥釜魚遊兔立稿或繫奸擿伏或戮力戰功  
而死傷滿家囚首裹絰或厲氣臨城先焚妻  
女誓不與賊俱生帶刀染血死而復生者是



皆陛下作養生成父之于子心腹之于手足  
痼瘵在念堪與荷鋤秉耜救萬死以廣浩蕩  
者百執事三空四盡矣往年張鳳翔三月之  
中能節省四十萬可謂胆任矣假令積歲當  
得千萬不幸為去輔所擠不與協理泣無所  
報律令七十歲尚准收贖何況老臣惜未有  
慨慷悲哀為皇上曲陳者古人不難以十五  
城易一胥靡此臣無足惜願陛下思以招徠  
天下士也如成勇葉廷季等直艱困衡屢

經確劾生平晚然大比罪廢一途各有本末  
若夫忠被讒信蒙詬者道踣莫不憐之此人  
情之所在也伏見皇上乾斷大政與論歡然如  
罷王應熊以消黨禍赦王永吉以恤勞臣真  
得軍机人情之竅係而又內外兼拜入閣風  
動俊傑中興有象而微臣所靖獻者凡遇行  
間在通法而識機凡衡用舍在就法以得情  
未可操一切之法齊之以刑謂天下無難知  
之哲也



富強之本

又言切惟禮義廉耻之道王得其全霸得其半故管韓以此理其財政孫吳以此治其兵法自非然者富歸私門強為逆上所謂賊民興亂無日矣朝廷覆天益地治道甚宏有言責者有官守者有分理兵農錢穀者有執持紀綱進退人材挽回風俗者如三十幅合為一轂不偏廢也故學術明則人心正官箴端考課實而富強之效日積于公家矣萬曆之

未有李贄者著為藏書顛倒聖教稱元人為華夷一統稱武則天為女中堯舜稱馮道為大臣貶王陵為逆賊不以孔子之是非為定本而雜聚男女講佛為學道無父無君士夫若狂破禮蕩義蔑廉鮮耻釀成世道之禍天啓初年臺臣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等起而講求忠孝一時極詆為蓮妖盡逐善類拱手媚璫公私攘竊傾危計日幸遇皇上明天澤之分定邪正之心以振紀綱于丁毀而其間



不肖大臣不學無志術圖溫飽以公忠體國者  
為假道學以阿諛軟熟者為真作用故賄賂  
之風不盡改權巧之實不盡絕以刑獄重情  
為報怨之藪以清華要地為私人之宅直慙  
者謂之黨雷同者謂之公死節不必褒逃叛  
者不必罪以致盜臣接踵偽士比肩是則敬  
天勤民精心聖學者惟皇上一人而羣臣退  
食委蛇惟夸權鬻利而已矣貧弱之症中於  
公家從前不肖大臣衣錦腰玉各滿其溝壑

而去每遇警動不過捐助數金貢馬一二匹  
止矣其自好者閉門不接一客止矣大臣之  
道奚取焉夫使才情氣魄之人各予之以富  
貴之跡使砥節抱道之人獨優之以不戀富  
貴之名使知夫君親當事不慕虛無使知夫  
奉職守公不敢欺誕使知夫虛懷廣益不居  
驕慢使知夫筐索囊智盡能索以干進者廢  
然而無所可售天下有不大治焉者乎故禮  
義廉恥之修明也先責大臣而後責小臣先



責清要之臣而後責疎逖之臣嘗稽宋時秦  
韓史賈之奸維壞于朝而濂洛閩閩之教實  
振于野故張韓劉岳熟聞忠義之風自矢腹  
心之節即使貪使詐無過武臣然戚繼光所  
著紀效新書曰謂從正心誠意得來故樹立  
有本善建不拔倘大小臣工不能互相勸勉  
交相儆戒而必待朝廷刑賞之所及乃加塗  
飾焉則刑賞之所不及僥倖苟免者固已多  
矣誠令學術大明人心各正以之掌財必不

營私而耗蠹以之掌兵必不懦弱以冒功以  
之官人必不賣爵而鬻等以之取士必不偽  
售而無遺以之考課必不徇名而廢實以之  
居家必不數彞倫而盡俗冒焚香夜告束帶  
晨趨必不肯甘負我皇上憐材宥過之至仁  
尊賢訪道之至業而富國強兵王霸並行而  
裕如矣

更化之治

又言竊照夏稅起于丁口秋糧起于田畝租



祖制深謨遠慮寓兵于農有司不察每逢十年編審黃冊第視畝多者加丁畝少者減丁是一田而當兩稅也戶口脫漏遊手何啻億萬而農田困矣自衛屯沒沒軍不任戰于是募兵之費加于民畝而農田遂極困不可支矣今按括殆盡莫非農力無計可重徵惟戶籍之中一通變為一日免軍籍同民籍凡軍籍之家原有一枝當軍他衛每過十數年歸宗勒取軍裝大戶嘗派二三百兩小戶亦百兩

不苛今其軍之絕者屯田為人所占其不絕者亦既已長養子孫承伍矣祖籍軍名似可割除合無凡係軍籍許納軍裝銀免其勾補免為民籍此一項當得千萬而民自樂輸矣若曰後來勾補無踏衛所空虛今欽定屯書內開民占軍屯者免其問罪通許炤民田起科不如按屯畝一分起補軍丁依然額籍不減也

化客兵為屯兵



又言天下荒蕪皆因兵虐將官好暴總在挾  
折色于箱內畧本色于民間宜下令領兵之  
官如賊未能一時遽戒凡十名之內量分三  
四名就近屯營便受上賞使浮遊剽掠之徒  
得比舊制受口五十畝者立為主兵暴亂自  
息營團有地賊勢自解或曰岨強兵將安肯  
耕耘然政惟斯術能暗消其岨強也名將賢  
將必行之利一興而衆樂赴矣

開屯籍以實軍民之兩籍

又言昔漢興徙屈景大姓于關中所以實戶  
口也今干戈尚擾民不聊生若徙大姓囂然  
難從惟奉屯書條件賞功贖罪與學加級衆  
擊易舉利在無形夫其墾闢若干畝寄屯籍  
于各州縣一經土著未得輕離此極實之政  
也或曰墾地舊荒使得開熟誠為增戶若新  
荒初熟本有額賦何為增加既得屯籍即失  
民籍不知新荒久枯又成績荒逋賦又無足  
額之日今有原主者原係民籍第招之來其



丁盡戶絕者用移戍興學之法自不期而會  
矣行之十年西北方戶口大可聚邑都矣夫  
國家之政猶天道也張之弛之與時推移變  
則通、則久帝王之道也古者負版必式料  
民為治若今日二用三俱出田畝安得而不  
亂且古惟四民今乃六民農耕之士工商食  
之釋老又食之既代軍而出兵又代兵而出  
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江以南人情惑神  
好鬼養禪豢巫其僧田之富僧徒之衆不可  
億計遊手而食租稅豈無有以編審之耶苟  
痛念衣食之源農力之困是不可以不講  
也

### 疆臣之苦

又言今夫設官分職粉飾治平毋動為大周  
旋結交及瓜期而告代非甚愚不肖能循引  
套格以卒所事從容階級坐陟崇隆而至于  
用兵克敵則賢智而有愚不肖之憂何也有  
其材力有其氣候更須有其多助有其利權



然後可以集事自有兵事以來勞逸不均內  
外偏畸其清華榮膺之地燕安資序一歲坐  
致起遷其戎馬劍戟之場舉足易生罪咎如  
以辨賊為賢勞自宜多方愛養之以恤其私  
不必操文法之煩苛以掣其肘而驅之死如  
以不能辨賊者為庸碌不必宜混舉邊材雖  
填塞責終使之困憊以悞封疆不特此也疆  
臣身雖在外而精神嘗顧在內長安道上議  
論不一見聞各殊或諛謗之忽生或好要之

多致或彌縫未到胆智皆府怨之門或憑藉  
有根虛張亦論叙之地况兵火不熄邊腹盡  
成枯槁掌兵之官窮苦已極平素不能交際  
際臨急安望流通切責一加趣歸斧鑕其佐  
帷幄操文墨者但知嚴刻為奉公而疆臣雖  
千斤之力乃肩萬斤之擔用過其力歲時又  
淺心情必眩輕似秋蓬朝受命而夕課效萬  
有不能故疆臣而無內外之助者志謀終不  
伸功業終不就也凡用兵之處人臣各宜伏



義各衙門賍罰羨餘理宜多損以充犒賞問  
謀之資勿得飽秦人之肥視越人之瘠而不  
相顧甚且衙門可裁者宜裁之以併軍需然  
後正餉之外軍容乃裕機數乃行不然僅  
五分八分之餉枵腹不待而貪饕之并日腹  
月削而欲望其遵奉什伍責其死命萬有不  
能故疆臣而無在外之利權者營壘終不壯  
手足終不展也近時俗尚以說虛話做實事  
者為巧官以做實事說實話者為癡人而癡

人每大不避誅小不避譴究竟為朝廷出  
死力仔重肩者必癡人非巧宦也共安樂者  
另一種有福之人共患難者另一種匪躬之  
士詩曰驕人好勞人草此之謂也敢請  
凡用疆臣審其才力或北或南務使人與地  
方相宜加其愛護寬其歲月通其疾痛勿以  
偶誤遽罰勿以一眚致更凡正餉之外可以  
充實軍需者聽其便宜生殖凡有掣肘衙門  
從便暫撤使盡心力為之為之不效夫然後



調邊兵入衛

從而刑之則名位不輕授而報稱不虛飾矣  
崇禎十七年正月賊氛告急兵部至內閣言  
賊勢甚大非得平西吳三桂薊督王永吉密  
鎮唐通合力一戰不可閣臣言當奏請旨商  
酌兵部即面奏帝是之密諭閣臣曰調三桂  
馬兵助剿餘兵尚多乘賊三邊新安頓未定  
之時此着似不可失即督臣王永吉請召所  
言或亦不出兵餉兩匱關寧不能互援之意

此等重大軍机應行與否原應先生每主持  
擔任未可推諉誤事閣臣陳演以為不可揭  
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警寧兵萬不可  
調上復諭寧城一事前已經廷議宜速宜斷  
未可猶疑單似中前移寧士馬收守關之效  
成蕩寇之功雖屬下策誠亦不得已之思先  
生們即擬旨來行如必須再議先生每即刻  
會官密議妥確來奏仍將各官議語各行親  
書備覽諭下內閣集府部六科于內朝房面



議之衆官議論不一反戾利害京師與寧遠孰重賊在城下與寧遠孰急其時主急調者成國公朱純臣倪元璐金之後吳麟徵孫承澤數人與兵部議合遂繳議單帝隨出旨云兵部議是又發票到閣陳演又具揭以為外邊督撫未必來亦當僉同乃請聖諭一道差官前去會議之次日麟徵復上密疏極言前屯失而寧遠必不可守撤寧遠之兵以守關調吳三桂之戰兵以殺賊目前急着不待

再計而決疏下閣陳演揭候外議不肯票大學士方岳貢復移書兵部不應倡守關之說

### 告廟遣將

十七年正月帝憂寇之甚大學士李建泰自請于上曰臣晉人頗知寇中事臣願以家財佐軍自往辦賊又曰進士石隆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剿寇立功即不然亦內守西河扼吭



延安使賊不得東渡帝喜甚曰卿若行朕當  
倣古推轂禮于是于正月二十日以特牲告  
廟大授尚方劍復諭本月二十六日行遣將  
禮畢朕御正陽門樓宴餞督輔並召五府掌  
印內閣輔臣京營總協六部都察院掌印官  
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應  
用法駕宴卓作樂等項內外各衙門預行備  
辦整理其護衛隨從守把巡緝應用官軍旗  
番人等着嚴衛京勇城捕等衙門各行酌量

撥派民棚接簷俱免拆卸不許官役滋擾至  
期遣官告廟後行禮至將午帝駕登正陽門  
官軍旗番十餘萬自午門外排列至正陽門  
旌旗金鼓甚盛李建泰叩頭致詞帝慰諭再  
四即賜坐列席賜宴共十九席文東十三人  
為三行武西六人為一行御席居中酒七行  
帝親賜建泰酒三盃即以三盃賜之復自撰  
勅御筆親灑龍箋即于門上用寶帝親手賜  
之勅曰皇帝欽仰輔臣李建泰督師親書勅



旨朕仰承天命維祖弘圖自戊辰至今甲申  
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兵  
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  
子竊弄兵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勦  
除本為安民今卿代朕親征鼓聯忠勇表揚  
節義獎勵廉能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  
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眾之人缺誤軍糧之  
輩情真罪當即以尚書從事行間一切調度  
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慎好謀而成勦

則真剿殲渠宥協一人勿得妄殺撫則真撫  
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以卿忠猷壯畧品  
望夙隆辨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節正陽  
親餞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鼎  
彝銘功有功內外文武各官從優叙賚朕仍  
親迎慶賞共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靖  
亂主意徧行示諭咸使聞知內臣為掛紅簪  
花鼓樂導尚方而出

時急需才



十七年二月初三日給事中孫承澤請釋張國維等疏曰臣嘗讀唐史至德宗欲殺陸贄諫官陽城曰不可使朝廷殺無罪之人於是率同列伏闕而諫將軍張萬福年八十拜諸諫官曰言官言事天下太平矣臣竊慕之夫德宗伎主也而城能克盡言職如此臣生昌言不諱之朝官刑名封駁之地乃遂巡顧慮有懷莫吐反躬自責何以為臣今敬頌言于聖上者有六人焉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

湖廣巡撫郭景昌浙江巡撫董象恒科臣姜垞方士亮部臣尹民興國維身任中樞大政在門不能運籌制勝蚤紓君父之憂何得無罪然國維清謹之品軍旅非其所長向年撫蘇大得民心紓河數年道路梗阻運轉不匱有功國本持簡中樞受事未久其罪可原景昌侷儻之才平日以岳武穆自况身在戎所起授節鉞洛陽已破無家可歸乃于山西士紳通行借貸召募壯丁間道入楚以圖報答



不謂中途遽有繫逮之命至象垣臣不知其  
生平亦不知其政蹟但聞緹騎到浙闔城百  
姓擁塞號哭竟至罷市觀其深得民心則其  
生平政蹟可知姜垞之罪起自故輔今故輔  
伏法而同時之熊開元久已訊結獨梁猶羈  
滯獄底情深可憫方士亮尹民興隨故輔軍  
前監紀雖無可錄之功亦無阿比之跡况還  
京之後辭賞不受其心可知此六人成案具  
在公論甚明臣既有知敢不陳列上請臣尤

有言者當茲內外多故時事日艱每見大小  
臣工一經受事率多不效或膏血沙場或父  
鎖西市或遠禦魍魎或星沉貫索蓋疊疊若  
若矣以致遇缺會推捥腕之人既瓶壘之交  
罄亦襟肘之而窮豈世遂無材一至于此蓋  
天之生材有數長養之則出摧折之則盡理  
有固然臣之敢于輕瀆宸嚴者又不止為六  
人惜也臣垣前此為請寬貸獲蒙重譴臣豈  
不知一念之愚止以身有言責不敢不以人



材當惜效古人伏闕之義倘有一毫徇私市  
德之心則顧二祖列宗在天之靈顯經之此  
又臣所自信並求信於皇上者也統祈鑒察  
施行

下詔罪已

十七年二月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

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寧旦兢湯  
罔敢怠忽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系  
之秦養肆廿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  
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教誨者朕為民父母  
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  
生令秦豫立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  
責所以使命罹鋒鏑蹈水火殫量以罄骸積  
成立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  
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咎者又



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平汙萊望烟火  
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  
日月告凶旱潦存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  
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  
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  
鼠而議不清武將矯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抚  
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  
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惜人才以培元氣  
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

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于罪廢請正有公忠  
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一  
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  
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  
能舍逆反正率眾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  
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  
雪耻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  
底定之大功思克厥艱歷告朕意

分遣內侍



十七年二月分遣內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  
惟寧監天津通州德州臨清方正化監真定  
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  
印監大名廣平牛文柄監衛輝懷慶楊茂才  
監大同李宗元監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西協  
給事中戴明說上疏曰臣頃見內臣之遣一  
刻十員臣不勝慚悚夫使諸臣盡瘁恪職中  
則燮理之有成外則安攘言責之克營可土  
以兵燹遺君父陛下亦何樂有中官之出而

遺之是今日大小諸臣萬罪萬死不必言  
但臣愚揣蓋以往事言之漢唐宗之制創  
中興我二祖之廓清肇造名垂竹帛繫人多  
人而未嘗及中官蓋中官可用古昔用之久  
矣而未前聞也以近事言之數年之內中遺  
屢行屢撤使中官果有實効則敵可不入  
可不烈矣而并未前聞也從來地方有一總  
監、視則合督撫文武諸臣精神物力止始  
管一總監、視而不遑即至文武卑微者不



能近總監之視而亦周旋于把牌中軍至衙  
蠹豪棍不能近把牌中軍者亦依附於司房  
下役積習隱痛誰敢指斥誰為窮詰臣戴罪  
浴庾正值分監孫茂霖受事羣情拂鬱稱苦  
每于退食三嘆嗣後茂霖移薊門封疆敗壞  
旋亦伏法不聞有益無害况今日人情事勢  
風鶴百倍疇昔可慮豈不更大耶草疏未思  
旋接垣抄見有朱大典納銀四十萬之說使  
大典而完此得免是貪可斲法恐無以警貪  
者之心倘大典不完復從而罪之其罪慳不  
罪貪恐併無以服大典之心乃一旦分宮示  
之中使持催索之明綸王言國體應否珍惜  
似不待再計決也

止宣雲監視

十七年二月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疏言痛  
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北畿南風鶴未萌  
而官民俱已奔潰即有一二伏節不屈之士  
乃疎于防範復為逆民所圖如撫臣徐標者



久不足為國家之翰蔽今真保之間警報少  
緩而代州已陷賊鋒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  
府賊于初五日聞報方寸驚惶竊謂天下大  
勢自茲去矣蓋逆賊欲犯京師誠慮宣雲號  
稱雄鎮其中勁旅難與爭鋒是以欲先取宣  
雲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並力以逼王畿無  
所更為顧忌設謀誠狡為憂實深職正在帝  
輿適有人自宣府來京就而問之幸其言  
可恃益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即設鼓發粟鼓

勵兵民兼之撫臣衛景瑗亦能協心固守有  
屹然不動之志而宣府臣朱之馮夙秉忠貞  
之操兼有遠略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  
戶不下二百人分有汛地每人各募勇士乘  
城措給資糧不僅望內解亦不暇給民資人  
人願效死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  
來數十名城所未有者賊萬一來攻必可以  
老師挫其銳倘有勤王之師其乘間而謀之  
則賊可殲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是一



切守禦方畧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內臣至彼  
未免以已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反致擾亂  
又聞內臣之節制又不知果能嚴肅否也若  
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宣雲不支臣  
恐有不忍言者臣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  
上宗社安危與共是以昧死陳言非敢治諫  
內遣之名亦非故為躍冶之舉萬望皇上收  
回成命將宣大監視內臣即刻罷遣二十  
鎮諸臣嘉其忠義責以後勁俾終始秉安貞

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設伏以壓賊鋒再調  
勁兵一枝聲言合助以資其犄角之勢以  
師可恃以無恐矣尤望皇上因此兩鎮以例  
其餘倘有督兵重臣之處果能精戰守之圖  
則所遺監視可次第而罷以一其事權天下  
事尚可為也

特糾邪說

十七年二月兵科都給事中戴明說糾李明  
睿曰邇來狡寇披猖流氛漸逼城不失於攻



而失於獻計不出於守而出於迎在廷方憂  
萃渙之無方而不意邪臣乃敢煽亂而不  
前家閣一議謀國者不知何見而有國家大  
計無避忌諱之問而動搖之邪說隱顯附和  
不一而足其原議盡在聖明洞鑒至逢人謬  
吠到處狂哮則李明睿為最甚至引有天下  
者不顧家及漢高分羨之說大言於樞臣之  
家一時同官諸臣聞者無不怒駭數日志心  
鶴似疑揣而益驚狼顧以瞻望而益甚士農

工商鼎沸皇皇胸中各懷一去志行者揚時  
有言曰今日之事當以收拾人心為主心  
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今  
時勢方在岌岌寧堪鼓簧招禍如此臣惧滋  
甚臣恨滋甚恭惟陛下以堯舜神武之資十  
七年無晏安之圖極焦勞之苦殷憂實以啓  
聖多難正可興邦乃諸臣不以入周召出方  
虎自湖乃公然進唐宋退避之陋習踵汪黃  
侂檜之故智灰烈士之心鼓逆賊之焰其心



獲罪於二祖列宗天下萬世而不恤是奸細不在緣林而在清班妖孽不在氣化而在人類也使目前而真散之膏肓不拔則洶湧之流訛不消邪妄之誅鋤不嚴則牯亡之忠義不憤伏乞陛下將邪說之臣竄殛其人榜示其罪以為煽惑人心之戒

### 請誅庸輔

十七年二月蘇遼總督充為事官王六  
誅陳演疏曰臣行次玉田閱邸報該閣臣陳

演題為痛念時艱事奉聖旨卿之敏練佐理有年朕方倚望輔弼宏濟時艱乃因  
多虞又兼有恙屢行面陳引退茲特允所請以成恬讓仍賜路費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馳驛歸里卿還善揖以待後用該部知道欽此臣讀未終憤懣欲絕異哉奸輔敢于欺皇上復忍于背皇上至此極矣方今敵猖東北寇橫西南急楚秦晉開門揖盜望風納款川廣黔滇政令不通貢賦不入問兵則士馬凋



殘戰守生固甚且戍撫殺將反操同室之戈  
問餉則泉戶耗竭本折兩枯實則財盡民窮  
久無樂生之趣妄害不守咽喉將斷疆宇漸  
蹙禍及日多此乾坤何寺時乎志志飲血以  
長號忠良籲天而無路我皇上宵衣旰食焦  
思勞神止不知若何憂勤若何憤歎矣臣時  
戶亂全在臣工有力者竭其力有財者輸其  
財各辦赤心共襄大計或運籌帷幄出一月  
之光或盡節疆場作山河之氣八同仇處

處敵愾勢如救焚情同拯溺即未心轉弱為  
強轉禍為福立見太平亦曰主憂臣辱六可  
臣死分固無所逃情亦不容已也乃首輔陸  
演者不聞伐策定謀輸忠排難俄二作賦以  
歸來忽飄然而颺去既非年已逢暮何曾病  
入膏肓引退無因殊駭觀聽或者逆料神京  
孤危急思全自遠害遂不暇為社稷宗廟計  
乎若然无明且哲演誠多算矣其如皇上何  
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付理亂于不聞方將築



沙堤而緩步開綠野以怡情尋秋壑之芳踪  
享鄴塢之樂事天理良心滅絕已盡尚謂有  
人臣禮哉且國家全盛之天下一旦破壞幾  
於不可收拾皆演之罪也昔繹明旨佐理有  
年則非若百戰事之效一官辦一賊不獲典  
聞樞密者比矣又非若新經簡在得君行政  
之本久者比矣此數年中若肯公忠体國將  
天下兵馬錢糧文武將吏經心着意亦不  
算一番如何禦敵如何辦寇如何派兵如何

措餉如何用人早商量急整頓何遂負  
身决裂至此乃一味欺蒙一句不肯直  
事不肯擔當把持朝綱變亂成法臣為外吏  
寵賄奸狀不及深知即如順撫趙惟岳急欲  
抽身遂謂密撫可裁巧為出脫保督呂大器  
黃緣卸擔遂謂保督可撤曲計彌縫江楚寇  
警留都震動高倬求去何遂併操江而裁之  
計典覆重露彈章丘祖德不謹何反舉東  
撫而昇之以至江督甫任遽登司馬之堂則



弓大器之神通大也催餉不繼忽奉回部之  
旨則莊社誅之線索靈也他如李兆之貪污  
而優陞胡世賞之庸鄙而起用諸如此類不  
可縷指只此香火情深顛倒任意目中何曾  
知有聖明在上乎及見事勢傾危委而去之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皇上  
方下罪己之詔演為首臣何得脫然事外亦  
無罪于先王耶近來草木皆兵遠近皆到  
處倡逃藩王不守封疆州縣不口城社所以

狡賊乘之勢如破竹京師為四方根本正當  
鎮靜堅定以安人心演乃先去以為民計  
稱股心手足不二心之臣固若是歟演元輔  
也以臣背主則不忠又元亨也以子棄父則  
不孝不孝不忠罪並當誅伏望皇上數演之  
罪立正刑章俾天下萬世之人皆知悞我皇  
上演有陳演在亦無損于天地之大日月之  
明耳臣為皇臣討賊禦侮皆臣之責豈因天  
步多艱紀綱頓廢遂令亂臣賊子肆無忌憚



輕朝兵而傷忠臣義士之心哉

請撤城守內監

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邇日狡賊自蒲州過河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陷沒西路聲息不通蓋十餘日矣京喧傳賊破大同馳至宣府城中士民惶惶撫臣朱之馮方集眾登城死守監視內臣杜勳同總督承胤出迎賊之馮猶自放一砲擊賊旋為賊執恨以死劉之長安所傳皆同之馮少年三官素以忠

孝自矢其臨難不苟見危授命百心其然而

杜勳奉命監視之人即為開門迎賊之

手不握重兵總兵結為腹心即有翔志之馮

自當執而殺之然而不能也則監視之不可

恃而深為害也不獨杜勳一人可虞矣伏乞

皇上毅然振怒將杜勳弟姪名下內官在京

者駢誅之示儆亟加之馮官爵錄其後人以

為效死守之勸現今京營捕營內臣亟宜撤

回還其兵柄於總協大臣集各勳賊諸臣于



頭分布信地我皇上身自為將居中調度  
閣臣范景文憲臣李邦華老成歷練曉暢兵  
事而景文守通州守南都尤著明效望皇上  
令之日侍左右咨其籌畫使京營將領劄營  
城外多設砲六使賊不敢近城飛促督臣王  
永吉鎮臣唐通入援京師商民見皇上如此  
振作自然人心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  
地可保無虞吃緊尤在速撤城上內  
已迫立刻決斷施行宗社幸甚萬生靈幸甚

甚疏上不報越兩日上傳杜勳罵城殉難忠  
義可嘉加贈司禮監太監廕弟侄一人  
衙堂上簽書仍立祠宣府春秋致祭其  
牌寺官查明另議

### 叛監乘城

十七年三月兵部疏言臣等接京營巡視御  
史王章手札內云監視曹化淳等昨夜將賊  
杜勳等音以繩繫上城不知何故人心洶  
又在旦夕寺語臣聞之心碎疑監賊勢洶



危急汪芾累次至城闕欲覘城上守  
情形輒為監視阻抑已經面奏今突  
上城不知曾否奏知恐有奸宄人心  
起非常乞立賜推問以杜隱奸宗杜  
幸甚





鐘